

目录 Contents



卡萨布兰卡

2

卡萨布兰卡,夕阳停留在她的眉梢眼角。我们站在她千年的历史上默默微笑,一切像情书一样美丽。

冬天流失布拉格

18

你曾经深爱的人,她正一点一点失去她的样子,她的声音,她的记忆。你不会再和她有任何关系,而我们不能做任何事。

世纪末烟花

34

深夜,万籁俱寂。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格外清楚。身边弥漫着淡淡的玫瑰花香,好像还夹杂着烟草的味道。



雪樱飘零

43

不管你信不信，我都必须告诉你，这世界惟一不可变更的就是——今生我最爱的永远都是你。

50

暗 蓝

她以落寞娴熟的姿势点烟，慢慢地啜着杯里的玛格丽特。从他的角度看过去，她的侧影不知为何悄然拨动着他的心弦，或许是因为她看上去太过寂寞的缘故。

夏天里的最后一滴眼泪

66

生活并不永远是一条平静的小溪，风月总会衍生出一些无法构思的巧合和偶然，让我们从狂热后无情地归于冰冷！

蝴蝶来过这世界

80

伴着悲伤到来的是我努力洗去的回忆，它像一部老电影，从灰尘里找出来，重新播放。

90

相隔两米的爱情

是说出真相，还是保持沉默；是爱自己应该爱的人，还是爱自己心里想爱的人；没有人知道答案。

冰水里的爱情

105

所有的孤独和失落都随风而去，七月的夜空，原来竟是这么的美。

枯涩雪花残丝情

114

生活是一个积累伤痛的过程，像一颗珍珠的形成，在伤痛中，我们会变得更加成熟，珍珠会变得更加有光泽……

133

曲终人已散

乐曲已终，人群已散。站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孤独就像一匹野马，在我淋漓的心上跳舞。

诺拉艾梦

139

温暖和冰冷的交替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没有人会怀疑。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定律我们无法更改，有太多的悲欢离合我们无法控制。

草戒指

162

那是一个透明的岁月，没有一粒尘埃落在里面；微波一漾，他们的心就会跟着荡上几荡，纯净悠扬。

172

最后的恋爱

我生活在那些遥远的少年期的回忆里，我的脑海里收集那时的点点滴滴。

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我们站在她千年
的历史上默默微笑，
一切像情书一样美丽。



卡萨布兰卡

薇雅宁宁

——

又一季过去。木木，我们分开已有多久。生活平静得好像是一切都过去了，年少时光的熙熙攘攘，尘埃与流浪，爱情与理想都已止息。我像悬挂在城市上空的尘埃一样四处漂泊游荡，然后忽悠一下老去。

这年的春天来得太过突然。我甚至没有时间再看一眼这座干燥的小城，再跟那些过去的年月说声再见就被迫从上个季节中挣扎着醒来。那些属于北方的往事已经被仓促地纪念和歌颂过了，雁飞回来，有人逝去有人在。

我的北方，阴郁的夜空与烟灰色的砖墙，冬日厚重绵长的雪，我想我是与它们决裂了。我将要去的国度没有逼人的寒气，它们会在热带的阳光下呐喊，消融，最后不见。割裂这些纠结时我常会出现幻觉，我觉得木木还在，在我纯白明亮的眼底，在我来不及讲述的细枝末节。我的身边还存留着他的记忆。一盒《卡萨布兰卡》的黑白胶片，一封信，一张色彩明艳的画。画面上是卡萨布兰卡的旧城区，蓝得惊人的天空上，停留着一只柔软的易曲，正在熔化的表。

刻刀画笔都已折断，油画的颜色却依然如眼瞳般明亮。只是那卷胶片，早已磨损得放不出任何图像了，放映机里只残留一些若即若离的声音，听来模糊遥远。空气里弥漫着的，是已逝年月淡淡的哀愁。

我想，在卡萨布兰卡，一定有很多破碎的心，你知道我不曾再到那里。所以不得而知。我想，我们的爱情故事永远不会实现。但是，看着你远离的背影在暮色里逐渐逝去，我的心一样痛楚。落满灰尘的房间里我听见我的油画安逸的呼吸，更迭的色彩上演着别离。静止在右下角的黑色字迹，随着纸张的起伏忽暗忽明。记忆回溯时的轻微喘息，在不断倒退的年轮里，忽然变得尖锐。

“给我亲爱的小姑娘霓萨。我们的卡萨布兰卡。”

——木木

二

很久之后我匆匆走过街角那间 Loseanna 时它已经换掉了原本笼罩着整个酒吧的风景画。店主将所有的墙壁漆成烟灰的颜色，深陷的柔软，像是轻轻触碰就会有记忆掉落。依旧是繁复的装饰线条。昏暗的灯光映照着墙壁上口红的黯淡的字迹，斑驳，却有着触目惊心的美丽。很多人驻足，为它们沉迷。关于那些字迹的传说被编织成不同的故事在酒吧里流传，无论是哪一个，都美丽忧伤得令人叹息。

可我还记得在很久以前，有个落魄的男孩子在这面墙上无比忧伤地写下：

K
S
B
L
a
K
a
卡萨布兰卡





“我亲爱的小姑娘霓萨，请你回到我身边好吗？”

店内悬挂的高脚杯折射出莹冷的光。靠窗的第三个位置上坐着一对情侣，男孩子英俊的侧面，脊背笔直，手臂扬起好看的弧度，看起来正诉说着什么。他一定是很激动，隔着厚重的玻璃我都能感受到他四处飞溅的热忱。女孩子罩着宽大的毛衣，蓝布挽起长发，低头用手指敲击着身前的杯子。她不发一言，俯视的目光却格外忧伤。男孩的热忱得不到回应，他的情感像水气悬挂在一侧的窗子上，被冰冷的玻璃凝成细小的水珠。那些透明的液体汇流而下，在他脚边的画板上流淌出炫目的斑斓。

木木！木木！过了许久，我终于在心底喊出这个连声线都已遥远的名字。

“当爱情出芽，指间萌发。女孩她为何不说话。暗夜沙漠中的卡萨布兰卡，短暂得像落花。”

三

木木始终无法忘记他与霓萨的相遇。那个男孩子这样写。时间是2002年10月。男孩写到那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天空纯净透明。街角的Loseanna坐满了人。他在靠窗的第三个位子看见一个女子。她穿着宽大的墨绿色亚麻毛衣，领口处露出一段颇长的脖子，鹿一样优雅。褐色的卷发用蓝布挽着，安静地趴在她肩上。她看起来是精致的女孩子，像个SD的娃娃，有些哀怨的美丽。

他坐在她对面，在放下画板的瞬间注意到女子放在咖啡杯上的手指，白皙而寂寞，指尖轻微的伤痕似乎是刻刀的印记。

她对他点点头，眉宇间掩饰不住疲惫的神色。她说，我叫霓

萨。

是的，霓萨。男孩兴奋起来。我的小姑娘霓萨。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像是初冬时节积雪的田野，隐约涌动着麦香，亲和且纯粹。男孩写下这些时有些得意地笑了出来，他很自豪自己有这样美妙的比喻，它们念起来格外动人。霓萨是美院学雕刻的学生，平日面对的总是些冰冷的石膏，抑或潮湿的胶泥。她用一把锋利的刻刀在那些坚硬的物质上雕刻出形形色色的模样，下手迅速且毫不犹豫。她似乎很少有朋友。热爱艺术的孩子，总有那么些不合时宜。

那天的酒吧始终流转着一首老歌。男孩回忆着，他在十月的夜晚点燃一支香烟，然后放在台灯下静静地看它燃烧。烟雾缭绕。男孩凝视着这些烟雾很严肃地思考，最后他在速写本上写下一些想了很久的句子。

A kiss is still a kiss, a sigh is just a sigh. The fundamental thing sapply. As time goes by.

男孩写它们的时候手指有一些颤抖，黑色的字迹晃晃悠悠爬了速写本满脸。它们歪歪扭扭地记载下一些故事，故事里有着流逝的时光，有美丽的卡萨布兰卡，还有个叫做霓萨的美丽姑娘。

那时他并不明白。这个柔弱的姑娘曾为了他企图与现实对抗，她看上去无比坚强，却最终被厚重的时光打得落花流水。

四

我和木木很快走在一起。或许早在我们遇见之前，我与他就相识了。我习惯在美院开满蔷薇的围墙外等他，看着我的木木从

K
S
B
L
a
k
a
卡萨布兰卡





高高的围墙上轻巧地跃下。他站在墙头上，双臂展开成飞翔的姿势，然后微曲膝盖，毫不犹豫地跳下来，鞋子与地面摩擦出迟钝的声响。我仰头看着木木，我觉得他是从天而降的天使。天使从青灰色的围墙上落下，微笑着牵起我的手。

“我亲爱的小姑娘霓萨，现在我们走吧。”

我们长时间地呆在木木的画室里。那是间简陋的画室，在一个破旧地下室的最里面，拥挤狭小，拉着橙色的帘子。木木用很少的钱租下它，然后放满了他心爱的东西。沾满颜料的画架，断裂的铅笔头，揉碎的白纸，精致昂贵的画册。墙壁是沉静的烟灰色，布满色彩斑斓的画。

我抬头的目光恰巧碰到其中的一幅，如此轻易的注目或许可以称为邂逅或者遇见。画中以平静得可怕的风景为衬托，停留着一只柔软易曲，正在熔化的表。我忽然颤抖着想要后退。我觉得害怕，那些颜色在我的眼睛里扭曲了，那只表像是要吞掉我。

“这是达利的作品。”木木扶住我说，“我最喜爱的画家。”他谈起这些的时候，眼神里闪烁着星辰的光芒。他说达利是一位具有卓越想像力的天才画家，能把梦境的主观世界变成客观而令人激动的形象。令人激动的啊！木木总要迷失在这个词语里。我得承认我并不喜欢这个留着滑稽胡须的男人。可他令木木这样沉迷，那他一定是好的，尽管他曾经想用他的画来吞掉我。

木木指着达利的画像对我说，我亲爱的小姑娘霓萨，他是我的传奇。

我看着木木，我在心里说，木木，你是我的传奇啊！

五

再次出现在 Loseanna 时我已经爱上达利了。我与木木兴致盎然地讨论着关于达利的一切，优雅的微笑，并且看起来很严肃的思考。

你知道作为一个天才画家的恋人，我需要做的是什。我已经很少拿起刻刀去对付那些坚硬了，相反的，我越来越长时间地扑在那些精致昂贵的画册上面，一看就是一整天。不得不承认，达利是个非常迷人的角色。他在我和木木之间扮演着引线，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我无数次摔倒在他赋予我的梦境里，然后逐渐与他默契。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讲他，他传奇性的一生，他作为画家的非凡技能。达利对物象的描绘精细入微，几乎达到毫发不差的逼真程度。通常他将它们放在荒凉但阳光明媚的风景里，令人联想到他的故乡加泰罗尼亚地区。我们彼此猜测着这些谜一样的画面，并为了时光之眼的最后一滴泪水而争执不休。

但我与他还是和睦的。不想达利的日子我们会牵着手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转悠，看起来是年轻而新鲜的情侣。木木替我拿着大袋的苞米花，我想要吃的时候就跳起来去他手里抢。有些时候他把袋子举得很高让我围着他打转，有些时候却温柔地低下头来将它们塞进我的嘴巴里。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看到喜欢的店铺就进去转转，电影院有了好的片子就一定要去看。

我至今还记得与木木看过的第一部影片《卡萨布兰卡》。那天木木的眼神格外明亮，我问他什么他都不说话，只是要我安

K
S
B
L
a
K
a
卡萨布兰卡





静，安静。时至今日我依旧感激那天的安静氛围，它让我细心地看完这样一部美好的电影。褒曼，黑白电影所代表的那个卡萨布兰卡在我心里停留了很久。阳光、沙漠、绿洲和棕榈树，还有那些弥漫在流逝时光中的爱情。当剧场中响起“你温暖着我的心，孩子”时，我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微笑。我们如何也战胜不了这个疯狂的时代，但是孩子，你温暖着我的心。

六

如同所有美丽而忧伤的故事一样，我必须得告诉你事情的另一面。不然你会认为我们的爱情是好的，是美的，是教堂塔尖悬挂的虔诚。姑且称为爱情吧，与木木相处的日子里我明白了什么是陪伴，却忘记了怎样才算爱。

我们生活在北方的重工业城市。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刺鼻的硫磺气味里飘荡着大朵的烟尘。没有很多的绿色，你可以看见千疮百孔的梧桐与白杨。肮脏与贫穷，它们扼杀了天才画家木木的灵感。

很多时候我陪他出去写生。我们幻想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天空湛蓝，路旁是琳琅满目的花朵，我们踩着它们像是在色彩中旋转着起舞，这些美丽的舞步一定会被完整地记录在画布上。然而事实并非这样，看着那些千篇一律的楼房与日益溃烂的花朵木木就开始沮丧，他在这个时候会显得暴躁不安，喜怒无常。他黑色的眼睛不断寻觅着可以停留的地方，试图用画家敏感的触觉去捕捉一切美丽的景象。可总是失望，总是失望。

小城肮脏的空气与破碎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年轻的身

体与高洁的爱情。是的，爱情。木木与他的画板有着惊世骇俗的爱情。他把她们看做无比美丽的姑娘，搽缤纷的胭脂，穿着柔软的衣裙赤足行走，会随着他的手指起舞。她们是他的爱人，在每个无人能懂的夜晚伴随他，宽慰他，不离不弃。

木木无数次地对我说我们得离开，他背着画板以一种绝断的姿势站在我面前。他说如果我们离开这里，就会有转机，会有点希望。如果继续留在这里，她会有所依附，会继续和我争斗下去，然后她会怀恨我，并在怀恨中凋零。他说这些的时候用手摩挲着柔软的画布，那看起来是最温暖的爱抚。

我从不怀疑我会和木木一起离开这里，我们是要一直在一起的。我与他那样相似，爱着画笔，爱着达利，我以为我与他可以相通至灵魂的最深处。于是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我说木木，你去哪里我都跟你一块。

木木不说话。他微笑着打开画夹，从第三层里取出一张地图。然后闭上眼睛，手指沿着地图边缘画了几圈，然后停留在地图上的一个角落不再离开。

我望着他卷翘的睫毛愣了一会儿才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大西洋沿岸的城市，遥远的北非。阿特斯山脉是她的依靠，直布罗陀海峡悬挂在她的发梢。海风轻抚她安详的容颜，白鸟划破她黑色的眉眼。那座城市在摩洛哥的历史上妩媚百年，亘古不变——卡萨布兰卡。

七

我从小就是富裕的孩子，木木亦然。这种过于奢侈却不需要

K
S
B
L
a
K
a
卡萨布兰卡





草戒指



任何代价的富裕终于让我们站在那个梦寐以求的地方，大西洋岸边一座风光旖旎的城市，传说中的“北非巴黎”。

美丽的卡萨布兰卡。满街都是白色的建筑物，铸铁的阳台，ArtDeco风格的装饰纹，温柔敦厚的圆弧状线条，雪白的高墙大院映衬着棕榈树的枝叶。城市所特有的闲情逸致，就在一点落花间温柔地旋转。

与木木站在这片土地上时我的心情格外明媚。我们像是完成了一个任务，把梦想归到现实。木木穿着他卡其色的大风衣，站在大西洋柔和的海风中远眺，温柔散落一地。我们牵着手穿过干净的街道，迎着异国色彩缤纷的目光幸福地微笑。卡萨布兰卡，这个在脑海中在言语里无数次出现的名字，那些曾在电影中无数次反复的画面，终于在我们眼前展开成美丽的画卷。

我们花了整个下午坐在“南国棕榈”，那个时刻飘荡着怀旧老歌的咖啡店。在看《卡萨布兰卡》时我便想知道现在的它是否还如电影中一样，与那流逝而过的年代一样，散发着诱人的芬芳。

推开门的瞬间错觉。好像是站在黑白电影里亨弗莱·鲍嘉的“里克夜总会”，安然地坐在酒吧角落，在缭绕的烟雾与琴音里瞥见美丽的伊尔莎款款走了过来，向低头弹琴的黑人乐师山姆颌首招呼——她（浅笑）：“你好，山姆。”

他（一愣）：“你好，伊尔莎小姐。我没想到会再次见到你。”

她（感慨）：“那么久了。”

他（点头）：“是啊，往事如烟啊。”

她恳求山姆为她弹唱那首他们彼此熟悉的《时光流逝》：
“叹息一瞬间，甜吻驻心田。任时光流逝，真情永不变。”

当唱片里的杜利·威尔逊悠悠吐出“ As time goes by”这句歌词时，咖啡店里所有人脸上似乎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一丝恍然若失的神情。这么久过去，他们似乎还在怀念。空气中永远是怀旧的味道，就着五六十年前的经典音乐，闲坐窗前看卡萨布兰卡的车水马龙如电影画面般流转不息。

现在我们在卡萨布兰卡的妩媚中穿行。我的苏格兰格子裙，木木的卡其色风衣，它们是否为这温情脉脉的城市增添了一段传奇。木木，这就是我们选择的都市，这就是最终我们分开的城市。卡萨布兰卡，夕阳停留在她的眉梢眼角。我们站在她千年的历史上默默微笑，一切像情书一样美丽。

八

忘记了是谁说过，时光流逝，一切都会改变。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会发生，正如我竟开始说服自己深切地厌恶达利。这个狂热而自恋的男人，他窃取了木木纯净的灵魂。我总在试着劝说自己，达利算什么？比起博斯，克利或夏加尔，他的东西怪异到只能引起人心理上的抵触而几乎无法激发正常的艺术想像。放弃他吧放弃他吧，我把这些话编织得日益完美一次次说给木木听，然后他越来越厌倦。

从卡萨布兰卡回来的几个月里，木木对于绘画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它让我感到害怕。在他所描绘的梦境中，以一种稀奇古怪，不合情理的方式，将普通物象并列、扭曲或者变形。这些残

K
S
B
L
a
K
a
卡萨布兰卡

